

喜鹊暖冬

□刘 峰

新年回乡,恰逢雪霁,刚踏上横塘,就听见老屋门前一窝喜鹊在叫,“喳喳,喳喳喳——”一串串曼妙如歌,清越、甜脆、嘹亮,叫得空气颤颤的,叫得人心也颤颤的,心生欢喜。

喜鹊喳喳,仿佛一块无形的磁石,将我牢牢吸引。当快步走到老屋门前,只见蓝水晶一般的天空下,一株高大挺直的白杨立在庭院,高高的枝杈上,架着一具漂亮的大鸟窝。窝儿呈漏斗状,由一根根树枝横斜穿插构织,结构精巧,十分紧致。聪慧的鹊儿选择三股树杈来筑巢,恰似一只柔韧的手掌,将鸟窝稳稳托起。

这样的窝犹如一个温暖怡人的家,一具诗情画意的摇篮。

冬曦如村酿。一缕缕琥珀色的阳光,清温暖暖洒在屋瓦、草垛、篱笆、树梢的积雪上,反射出玻璃一般透明的光芒——这雪霁之光,映在一对对喜鹊黑缎子似的翅膀上,弥散着幽亮亮的蓝光,伴随着鹊儿的蹦蹦跳跳,树枝上的雪粉簌簌而落,那光亮闪闪烁烁,简直迷人极了。

“吱呀——”一声,正当我发愣之际,老屋的门开了,母亲笑盈盈地

走出屋子,兴奋地喊着我的乳名,喜滋滋地说:“喜鹊一个劲地欢叫,我就知道准是你回来啦!”她一把接过我的行囊,紧紧牵着我的手,朝树上感激地说道:“你们真是我的报喜鸟!”

吃罢母亲亲手烹制的美食,我坐在南墙下负暄看书,喜鹊断断续续的叫唤声,不但不聒噪,反而成为了一种慰藉,给人一种安宁。

听得久了,感觉喜鹊喳喳叫,不仅是鸟语,更是歌唱。头顶上的这一具鹊巢,为“五口之家”,一对夫妇和它们的三个孩子,其乐融融,快快活活,不仅是巢,整株树,整座村庄,乃至周围的田野,都是它们的家园。

当一家子在天空飞翔时,一双双翅膀,忽上忽下,扇动空气,呼呼作响,宛若一缕缕电流穿过,当地上的影子恍恍惚惚飘远,那“喳喳喳”的余音仍袅袅不绝,给冬日的村庄增添了喜气,与诗意。

趁天晴,我随母亲下地,给麦苗保暖,给油菜施肥,五只喜鹊叫喳喳,又蹦又跳,跟在身后觅食卷叶虫,灵巧的喙儿,不时啄出一只肥嫩嫩的青虫儿。见我们回首瞧,它们就歪起小脑袋,拿野葡萄般的乌黑的小眼睛盯着我们,调皮而乖巧的模样,惹人爱怜。有了它们的陪伴,让人感觉在冬野干活一点也不孤单。

这样的时分,聆听喜鹊叫,感觉



繁闹的乡村集体时光并未走远,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历历在目,喳喳喳的歌唤,让人穿越时空,回到蔷薇色的往昔岁月。

母亲告诉我:喜鹊不但是“报喜鸟”,给人带来吉祥,而且还是“报恩鸟”,给人带来幸福。当进入天寒,“众鸟高飞尽”,村庄只剩下不多的留鸟,其中,就有忠实的喜鹊,为人们驱走乡间的严冷与寂寞。

为了感谢它们,不仅母亲,许多村民纷纷行动起来,自觉保护它们,当进入丰收时节,会特地留一些果实在树梢,其中,有红通通的柿子、黄灿灿的楝果、乌赤赤的枣子、

紫红红的冬青籽、赭黄黄的无花果……让鸟儿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冬天。

有了母亲和乡亲们的保护,喜鹊自然而然以村庄为故园,与人们朝夕相处。一年四季,它们不但帮村民们除害虫,而且为人们纵情歌唱,用吉祥的声音滋润大家的心田。

人与鸟,就这样心心相印,成为了乡音、乡情、乡愁的组成部分。

恰好的开放

□宋晓萍

听说思源湖的红梅开了,有同事还拍了照,发了抖音,于是心里痒痒起来:这赏梅乐事,怎能少了我?

我对花是喜爱的,虽不善种,却钟情于赏。人间蛮荒,花是天地间的一点灵光乍现,所以每有花开,我必要去赏一赏,拍一拍,以慰行走世间的孤寂。

湖在西边,下班后特地绕到西门。尚未走近,一抹抹胭脂红印入眼帘。近处细看,梅树褐色的枝桠上,密匝匝点满了深红的花骨朵,仿佛久埋心底的朱砂痣一夜间破枝而出。有几粒骨朵鼓胀了满腹的心事,终于忍不住半张了口,把细密的花蕊吐露出来,霎时,一缕幽远古老的芬芳,游丝般弥漫开来。

忍不住轻呼一声,拿出手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。友人留言:“这梅花开得不对呀!以前多是正月才开

呢!”
不对吗?好像是。往年间,红梅多在过年后开放,而彼时多有大雪。天地雪洞一般,唯几枝红梅凛然静立,不发一言,美得令人窒息。而如今,冬意已深,雪花竟是一片也未下,琉璃世界红梅白雪俏娇娃的景象,许久未见了。

去年正月里,天气晴得格外好,满枝满桠的红梅疯了般开得满城锦绣。适逢假期,花树下似乎总流连着老老少少的人,赏花、拍照、聊天,聒噪得人心烦。

思源湖的红梅自然也开得稠密,然而寂寞,因为湖在校园里,为高高的围墙所围,外人不得走进。然而我觉得这寂寞恰是它的好处,喧嚣的世间,有时寂寞是一种疗愈。想来红梅也是喜欢这寂寞的吧?可孩子说,未必,红梅也许更愿意有热闹的人群,来欣赏它的盛放呢。

那时虽是假期,孩子的体育锻炼并未停止。每天伏案作业之余,我总带他去学校操场跑步,结束后再从西

门湖边绕过。正月里的红梅开得勤勉极了,似乎每朵都卯足了劲,誓要把积蓄了一年的风华绽放殆尽,不留一丝余地。孩子看着奋力开放的红梅,常会赞叹几句。

红梅约盛放了半个月,我们也足足赏了半个月。今日再次伫立梅树边,时节已至隆冬。缀满枝头的红梅,或骨朵饱满,或花开半边,都平和安然,不忧不惧,仿佛自鸿蒙初开以来便这般自得无碍。学校尚未放假,梅树那边隐绰有人,大约也是赏梅的。我又想起了孩子那句话。是啊,怎见得红梅只喜欢那少人欣赏的寂寞呢?也许它正想要这赏梅的喧嚣,来慰它的无人懂得呢。无论寂寞还是喧嚣,想来只要花开得欢喜,我们赏得喜悦,便都是恰好的绽放吧。

这样想着,打开了朋友圈,在友人留言下回复了一句:若红梅欢喜,这开放就是恰好呢。

